

也開會數十次，沒有用。現在恰好就可以開始，看你要怎麼樣。反正大家來着急，我八月一號就開始，大家來了是禮拜天，八月二號正式看病，一個病人也好，兩個病人也好。沒有電燈也要開始。我告訴他們不要開始不題，開始後有什麼問題再來講。後有人說工友沒有，我說工友沒有，病人要來好多了，我也不曉得來了，我們自己每一個人都是工友，自己打掃。又有人說，病人的便小便要倒怎麼辦，便借給每一個位董事，需要錢，錢由徐千田、邱宗煥、可謂胡水旺，也有董事的財產才肯借錢，學校是一毛錢都沒有。錢都是借來的，那不曉得，一年，也許三個月，半年，大老爺去倒。大家都要了，有這樣熱心的人才來。我們的醫院假如有一天，那也是苦，是很值得做。辛苦是苦，可是你們要吃苦，這一點，可是你們要吃苦。

小巨是一個十五歲的男孩，身高一百三十五公分，體重六十六公斤。他臉色蒼白，冷漠的表情。對他作內分泌檢查，發現他腦下垂體機能低下（尤其是生長激素及皮質激素的血中濃度偏低），骨骼年齡僅十二歲，智商只有五十一，綜合一切情形顯示他患有「泛腦下垂體機能低下症」。他的母親好酗酒，煩躁不安，在他二歲時攜著他離家出走，對他屢加虐待，這時候小時漸顯出極度不安、消沉、經常哭鬧、睡的很少、偶而有抽搐現象、夜間起來夢遊。十五歲這一年，他入院治療，雖然院方給予適當的學習及遊玩之環境却遲遲不見腦下腺的正常分泌。通常「母子情義分離症候羣」會在性「泛腦下垂體機能低下症」，而他却因成長時間得不到母愛而深受傷害——導至永久性「泛腦下垂體機能低下症」，這是嚴重的心創傷。母愛是「三春暉」，它不只是照亮了你的前路。

母子拆散，才物盡其用。那飢渴難耐的嬰兒開始哺乳的情景，好像很少見到了。由於現代婦女認為母乳哺育最方便、最執著一些，美容上的錯誤觀點，因而使用牛乳成為一項挺時髦的哺乳方式。前些時候，大家主張一天哺乳幾次（隨著月數增加而漸漸增加次數量），會幾何時，大家又認爲嬰兒想吃多少就讓她吃多少。由於從乳瓶比母親親自哺乳是簡單多了，不管幼兒需要到什麼程度，反正餵子牛奶便一切順當了，孩子自小接受這種雜亂無章的哺育法，養成了很不好的習慣：吃！吃！再吃！三、四天就掉一罐奶粉的嬰兒多的是，不到六個月大的孩子已經遺棄非凡，九公斤重，家人看了胖嘟嘟的小孩真是得意非凡，每見訪客無不展示一番。他們何曾想到：這個孩

使父母這樣丟臉！」不曾想去檢討事情的本身，更不用說討論孩子闖禍的動機了。凡事只怕丟臉，是用不說的。因此蕩然無存了。

近年來，許多父母常常這麼說：「現代的人養兒育女莫要存心以後他會來奉養你，現在他呀要老嘍要自由，所作所爲誰也管不了，反正夫妻倆人積些錢，以後找個地方去養老算了！」口聲聲不寄望子女反哺，好像很開明似地，其實子女反哺報親恩是天經地義的事，子女不肖於自己對子女的教育不夠用心。若不能以身作則，若不培養孩子權利與義務觀念，不把孩子從小好好地教育，把他們寵成不良少年，或終成社會之敗類的時候，任你跑往何處，午夜思

級，需要這些都是要來一個晚上。大家來到了。雖然剛開始沒什麼作快的診療，或是作個病人的，也要來！

(五) 以服務取代技術本位

我知道公立醫院，
私立醫院的缺點，願
它不要在北醫出現，
大家要了解作醫生很
辛苦，餓死也不要害人，
騙人，不要恐嚇病人，
我看病拿一百元，可
也許醫生打我分數。
分分，可是社會會給我
分，那就够了。電話一來就辦理住院！

談附屬醫院的方針

作，今年我就對他們說了。早開始越好。最好六月開始，因為這樣可以配合你們上課，學校實習，以及開校紀念會。後來，他們答應好後，月也沒辦法，後來終於八月無論如何也要開始。可是現在有一個問題：還有五個地方沒有好，電氣來不及申請。我說來不及，也要做，我不管你。我要求他們給我們人員，護士也取了三十五人，住院醫師取了十五人，八月一日就請他們上班。我告訴他們要這樣做，第一

本文為江萬煊院長于六月廿二日接受綠杏社訪問的錄音特寫。其中，我們可窺知江院長的熱誠，抱負，觀念新穎，鼓舞了全校師生的敬愛，又一版頭條新聞中，黃院長指出學校一直為同學爭取最好的實習方法……，這一切的一切，其中的辛苦，又豈是三言兩語可說完。報社也覺得慚愧，為什麼沒做好學校，同學間的溝通，今後我們將努力做好這工作，用愛心來督促學校，鼓舞同學，讓我們向「吾愛吾校」的目標邁進！為了保有江院長那股風趣的味道，編者不作任何刪改。

(一) 一拖再拖，一點，我聽說吳火獅在內我不曉得那些人待遇。所以大家是要有決心才來，敢來的，我們一定會把他定是成績好的人，好是第一條件。

決定八月一
日開幕
件事：徐子高
胡水
教好。有人問我醫院
王一鬼兒蓋章。
第三版十八

醫院，那我這個醫院完全蛋疼。不在我這裡的心裡。假如醫院是你兒子，哥哥、爸爸的，那我也不要，那是 Comon Sense，將來醫院會不會好，就看這些。你有招牌，看幾個病人來補貼你的生活，還可以增加他們臨床知識，所以請我許可。我們應該允許他。徐國楨作內科主任，徐千田作婦科主任，胡水旺作耳鼻喉科主任。有病房的醫師最多，可以兼任，甚至不讓他們作兼任，心不在這裡我就不需要。

香港腳，這是個人人皆耳熟能詳的病，雖是個小東西，但多少人爲它傷透腦筋而莫可奈何。大約有一分之一的脚疾是由香港腳引起的。通常皆甚輕微，但也可引起嚴重的結果，甚至致人於死。

香港腳在英語叫運動脚，在日語叫水蟲（因長水泡）。這些名稱都很適切，但中國人爲何又叫一香港腳呢？恐怕知道的人不多吧！

香港腳在中土尚少見，西時風先由南方亞熱帶的香港吹來，人西裝革履，不但替外國人找到了新殖民地——就是遷入暖濕潤新居（皮鞋）的五爪將軍。當此風北上吸内地之時，香港就此背上這永世的黑鍋。

香港腳（Tinea Pedis）是最常見的一種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病原

使皮膚暗更為嚴重
水泡也相穿破，則引致化膿。有些人自己充當赤腳大夫，有些令刺激性的止癢藥膏來塗抹傷口，一來易引起傷口流血或藥物過敏，所以最好還是找皮膚科醫生適當的治療。

有許多人在平時是沒有症狀，是一有劇烈的腳部運動或是穿了不合適的鞋襪後發生香港腳的急性症狀，這種人往往成了香港腳的菌者。由於此類黴菌的感染少腳的性，所以一旦得了香港腳，除非有耐心的去治療，是很容易成了慢性而反覆發作的脚疾了。而且慢性的香港腳甚易併發皮膚炎和濕疹，這來麻煩就大了。

腳部之疾病大部份是由鞋子所引起的，有人統計新生兒 7% 有腳疾、一歲小孩 8% 有腳疾、五歲小孩 41% 有腳疾、二十歲的人有 80%

有孩疾引，性慢要帝種不個但適敏這有享可繼，落似傳染生團體的皮膚和池、共用毛巾的皮剝落之症。待著傳染的質是較少的人的皮膚較多的感染。在上得香港腳據調查戰勝之專利品會，現幾日由於微菌，膚毛機的不適，方面應注一、注意常清洗濕後應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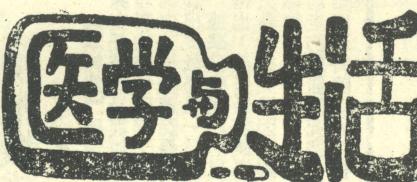
最容易得到香港腳或類似因爲公共的浴室、泳池襪襪內常有真菌感染者，而自表髮脫落的碎屑，可活半年到一年，靜別人之機會。此外體因素，皮膚較薄、角質不易感染。油質、水分或許也是體質的關係。香港腳幾乎都是男人歲以下的小孩根本不會戰後由於女性的加入社會分秋色了。

三、在公共浴室洗澡時，最好穿拖鞋。直接用自來水洗較用放在池裏的水洗衛生，可避免沾染帶菌脫落的髮膚。

四、患有癣症的病人應自動求治療。洗澡或洗濯衣褲鞋襪時也應和他人分開，以免引起流行。

有些人以為香港腳是永遠治不好的。其原因往往是患者缺乏耐心，治療時固然使症狀消失，但是由於微菌生於角質層內，往往外用藥物滲透不入，故需要長期治療，若單憑外用藥，至少要花費二、三個月。或是患者將其他的疾病如濕疹、汗疹等當香港腳醫，自然是治不好。以今日醫藥之發達，只要認真求醫，沒有治不好的道理。

其他的微菌皮膚病如體癬、股癩、足癩等，其症狀亦大致相同，近年由於緊身衣褲及合成衣料的流行，病例正逐漸增加，其防治仍首重個人衛生。



二大條件

小部仍是田部
*flaccosum*引起
通常是在處處出現
泡，這些水泡多出
之間（尤其第四趾
往往不太明顯而為
趾間發癢而為
此癢實在是奇癢
疾去搔方才舒服。
破損的機會增加，
有了。我說我現在就
要去，再等也等不到。
開始就會好了，他又
說，那又如何稱做發
學醫院，沒有X光？
我說我們的醫院可能

人只有7%有腳
影響之大和脚疾
人喜歡穿著橡膠
現在一穿著所穿
吸汗的尼龍料做
潮濕的亞熱帶氣
的脚底皮膚在這
就汗出如漿了。
會引起小腿擦及
歡在這種既溫且
展繁殖，於是出
比如此臺問題都增
掛號。我們醫
病人排上自己檢
然沒X光
病床告；後天作
遠苗條不下來了
力差得很，小不

有新鞋穿的，鞋子長度應該和腳度，腳在運動後，穿上稍大，動之時磨擦品做的較堅，號稱可以永久，最好每天能小便，雖可作鞋或赤足穿，果隔天打報。別看一意。

鞋襪要清潔合適，這樣才會舒服的。應該比腳多出最寬部一樣。」
「或或下午時比較的鞋子，腳比較的損傷。襪子最收汗，現在市售香港腳的鞋
人我們看到完畢，那人說：「我更換二次的鞋，可減少香港腳。」
制人數，看到X光也馬上床也馬上有，否比臺大好？爲臺大醫院最愛你們沒有的第一清潔，第



我莫止蟬聲

文/咭咭



蟬聲咭咭，一聲一怨，一聲一哀，不止、不休……直至烏雲一灑，驕陽一掩，暴雨驟至，萬馬奔騰，蟬聲止了，哀怨之訴止了，哀怨之情卻被暴雨挾著，渲染出，冲流下，冲下了山巒的黃土，流走了世間的塵埃，方覺萬物一清，暴雨卻在山谷中留下了一灘混濁的死水——無法流出，無法散開，無法澄清……

鈴鈴……「我來接。」「又是你的電話，怎麼，在做交際花呀！」一掌摑下，「什麼是你這是在和你媽媽說話嗎？」你說！你說啊？」接著又一掌。弟弟縮在我的懷中發抖。哥哥就在這種情況下被斷定是患了精神分裂症，而被送往醫院去了。

「我沒病！為什麼要來醫院？我有病嗎？有病的架著哥哥進了診療室，他於醫生前腰來腰去，醫生

：「我們坐下來聊聊，好嗎？」「你有什麼煩惱？」

你有沒有宗教信仰？」一切的問題都被哥哥遭以冷

眼回報，他仍然在那抬著頭，目空一切的來回走著。於是強迫注射了鎮靜劑，吃下

藥！誰呀？」「又是你的人為我說，我又來試煉，那麼與其成長的一種促使我成長的問題，而是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問題，而我這個家的問題，而我這個家會分裂，因為他們的父母會分裂了，那麼不再是

弟嗎？我走的路值得

不禁呼道，上帝啊！

他再走嗎？誰又能替

就請您照顧一下我這

肯定得研究，那一個答案

方已經不多，但我仍

然愛它，如果我把這

些遭遇視為一種試煉

出來，那樣與我成長的

